



## 朋友，起來

5C 黃雅靜

「朋友，起來。」她就躺在床上，靜靜地；用泥石砌成的炕，冰冰的，和她的手一樣發寒。我使盡全力與我往常般用鼻子頂頂她，用她聽不懂的話語叫她，希望能夠喚醒她，可她變得冷漠，不再伸手撫摸我，任憑我如何頂她，叫她，甚至是狠下心咬她，她也不願憐憫我一絲，似那被人用岩石堵上的山洞，就算你如何向它吶喊，它也不願可憐你一絲回聲。

「起來，朋友，我帶你回家。」她帶著那副將她眼睛放大似青蛙的遠視眼鏡，頭髮烏黑，破衣爛衫，卻露出初生太陽般的笑容，伸出手將我抱入懷中，她也曾對我說過一樣的話。

那是她第一次帶我回家，那被她美其名曰為「家」的地方。

她打開一道掛著兩張破破爛爛門神符紙的大門，開門便見到一個站在破舊祠堂前的胖女人，她一頭捲髮，渾身肥腴，穿著一身帶著紅綠花紋的保暖衣，不顧懷裡繃襪中熟睡的男嬰大喊大叫：「你帶隻狗回來幹什麼？你又沒工作，連自己都養不起，還養狗？不如找個人把自己嫁了，起碼生個兒子還能被好好對待！」這女人說話時好似滿臉橫肉要炸出來，臉上猙獰得好像麻繩捆在了一起。面對像機槍般咄咄逼人的飛沫橫風，將我抱著的主人臉上卻像一片結冰的湖面，就算那胖女人怎樣用石子擊打，都不會激起一絲波瀾。她只是輕輕地嘟囔了句：「姨婆，你不也是女人。」便抱著我消失在那胖女人如雞鳴的叫罵聲中。

她是那憐憫女神，將我拯救於無止境的流浪生活，施捨我一羹食，那憐憫女神將我放在滿是灰的炕上，讓我依著她，她則點了一盞小小的油燈，拿著一本書讀。殊不知，她那一盞小小的油燈點亮了我每一個夜晚，那破了洞的窗紙外盡是星辰撒於黑海，我想她就是從那裡來拯救我的。

後來的日子，雖然經常吃不上飯，她也會在有食物的時候餵給我一些吃的。她常常拿著一本書對我講裏面的內容，我看著她在我面前來回踱步讀書，歪歪頭，她就過來揉揉我的腦袋，嘆口氣對我說：「我也只有你了。」我自然是不懂她的意思，只是靠近她，坐在她腳邊看著她，而她看著漏風的屋頂，破了洞的窗紙，泥石砌成的炕，還有沒鎖的木門，臉上的表情異常地酸澀，她咬著唇，一言不發。



## 朋友，起來

不知為何，到了深秋，總有一個自稱是媒婆的女人帶著一個矮如窩瓜，面黃肌瘦，賊眉鼠眼的男人來到家裡。那女人和男人一唱一和，嘴裡神神叨叨的，「你看你都這麼大了，雙親都沒了，還沒工作。我幫你相中了個好人家，人家二栓人可老實了，你要不看看，就從了吧！」那媒婆花枝亂顫地說著。「是啊，俺看俺倆挺合適的，你也什麼都沒有，小妮子你就從了俺吧！」那男人露出一口黃牙應和著。「請你們出去，我不結婚，我明天就去支書那分配工作，不要再來打擾我。」主人聽不下去了，站起身拍著桌子對他們說到。那男人氣急敗壞，指著她就是一頓喊叫，口水像導彈般亂飛：「你瞧不起誰呢？你不就是讀過大學嗎？你一個女人，還不是讀完書要送回村生孩子？你傲什麼傲！」，媒婆也不打算拉著那男人，只是站在那裡和這男人一起發瘋。這兩人雖為人，說出的話卻是狗叫不如，我恨的咬牙切齒，做出一副要咬人的架勢，對著他們低吼大叫，嚇得那男人一邊大喊：「這娘們有狗！」一邊連滾帶爬跑出院子。

之後的每個月，這個媒婆都會上門介紹不同的男人，每一次都會將這個本就破小的家鬧個雞犬不寧。

漸漸的，她忍受不了騷擾，她果真起了個大早就帶著我趕早路去找村支書。清晨的陽光落在主人的肩膀上，熠熠生輝，好不奪目，風吹撫過她的頭髮。那一刻，我看著他的影子在身後慢慢拉長，我由衷地想讓她有個如她所想的未來。

到了村書記那裏，她看見村支書彷彿抓住救命稻草，抓住村書記的手臂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「同志，你分配給我一個工作吧！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也要活的，我也要命的，再這樣下去實在是沒有飯吃了。」她眼睛紅紅的，卻死死鎖住眼淚與尊嚴。書記拍開了她的手，示意她男女授受不親，啞了啞嘴說：「不是我不想，你一個小妮子能做啥？粗活累活女人哪幹得來？我實在是找不到活給妳啊！」她聽了的那一瞬崩潰了，她跪下來，將他的尊嚴與眼淚跪在膝下，哀求著書記給她一條活路，書記擺擺手說：「朋友，起來，不如找個人嫁了吧！要不就賣血活著。」她的眼底只剩下了空洞與絕望，好像眼淚再也不會掉下來。我走到她身邊，嗚咽著那鼻子頂頂她，像我往常那樣。

她是我的憐憫女神，卻得不到任何人的憐憫，被眾人推向了深淵，剝去了她的衣服，卻叫她保持貞節；劃爛了她的臉，卻叫她保持美麗；不給她生路，卻叫她活著。



## 朋友，起來

她從書記那出來沒有回家，而是帶我去了小診所，醫生說賣血可以，但感染了診所不負責，她點了點頭，沒有說話，徒留無盡的失望。我在那破爛的小病房外等著他，不安充斥了我，我大叫著引起護士的注意，直到裡面的護士出來，我才透過門縫看見她坐在那裡伸著胳膊，長長的針頭紮進她的身體，沒有任何消毒器材，甚至醫生也沒有戴手套，就這麼將她黑紅的鮮血，一點點抽出來。

在她出來的那一刻，我才注意到她的頭上不知何時添了幾根白髮，十分奪目。本就瘦弱的她因為抽血暈倒在了深秋的路上，幾個路人見狀上前搖醒她，說：「朋友，起來，你沒事吧？」，她搖搖頭，道了謝，起身拍拍灰，擠出了一個勉強的微笑，在餘暉中帶我回家。

那天，她拿著買血換來的五塊兩毛二，買了兩個包子，她一個，我一個，一人一狗坐在破舊不堪的炕上吃著包子，我希望時間能夠永遠定格，我看著她的傷口，舔了舔。吃完包子，便躺在炕上睡覺，只是模糊中，我感覺她的身體異常地燙，好像要把我燒著。

第二天的早上，任憑我怎麼叫她，爪子扒她，她也不醒來。「朋友，起來了。」我模仿著她嗚嗚地叫著，可她也還是安靜地躺在那裡，燃燒過後，剩下一片灰燼。我望著窗紙外的斜陽，我想，也許夜晚過去了，她也會去了那片星河，只是忘記帶我一同啟程了。

她走之後，我每天只是躺在她身邊，期待著她回來，不，不要回來，帶我離開這充滿苦難的世界。恍惚間，我看見她又伸手抱我，她說：「朋友，起來，我帶你回家」。